

白 娘 娘



顧一樵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白 娘 娘

顧 一 樵 著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白娘 娘

(五幕劇)

顧一樵

序詩 青海作

(一)

你不見暮山的雷峯

塔上一團團雲移，

白娘娘在睡着歎息，

表現那數說不清的愛？

*

*

白 娘 變

「我是愛的精靈

——我還是愛的精靈！

固然，愛是無上的禍根，

沒有愛咳，沒有愛，

世界？

頑石一塊，

亂石一堆！

*

*

愛，愛，

千年塔下也不孤零。

湖邊的伴侶，成雙的侶影，

膜拜着誰？送子觀音，

磚上留的是熱吻；

塔邊，流不住的清淚。」

(二)

如今你不見了雷峯塔影，

你將永遠不見那雷峯塔影。

不是——不是風雨來摧殘，

也不是白娘娘在翻身。

*

*

初霜的深夜，

一樹黃葉，緊緊的，

靠着一瓣黃葉，

輕輕的墜落，

微微的暗泣，

是情在作障，愛在造孽。

*

*

是湖心的白衣女郎，

纖腰倚定湖波搖曳，

把昨夜和今宵，

做一滴淚一聲歎息。

*

*

從此你不見了雷峯塔影，

你便永遠不見那雷峯塔影。

劇中人

許仙

白娘娘

小青

許元（許仙子）

法海

少帥

流氓數人

引 化 幻

（四圍山色中襯出一個茅蓬。茅蓬中有一個苦修的和尙閉目靜坐。夕陽照着，一切和善而靜寂。草間偶有悉索聲響，但亦看不見什麼。）

忽然一陣風起，烏雲送來了疾雷和迅電。草間悉索的聲響繼續不斷，悉索處且見一白色蠕動之長條游至茅蓬裏和尙面前。電光有時照到了茅蓬裏，和尙還是鎮定不動。

雷聲響時又有一條青色的蠕動物匆匆地避到茅蓬裏。這青色的依隨著原有的白條動物。

電光照處原來是一條青蛇和一條白蛇。

白蛇伸出頭來向和尚點首示意，和尚目微微一動。

此時但見電光閃爍，雷聲却已靜散。聽得見白蛇起始請求。

白蛇（向法海禪師伸首作蛇語，常人決難了解，但法海道行已深，似能完全了解）

法海 白蛇，你說你修道千年，因慕人爲萬物之靈，要想學做一次人，是不是？

白蛇（點頭）

法海 你可知道做人不是容易，做人有做人的苦處？

白蛇（點頭）

（以後法海問話，白蛇均表情作答，表示願意吃苦做人之意。）

法海 你既然決意要嘗做人的滋味，你可以去試一試……

你可知道世界上的人每說人面蛇心，把你當作親毒的東西……

你須記得你自己的本來面目，你變了人也是人而蛇身，你可不要跟人面蛇心的人們學壞了，你還須爲天下的蛇類爭個光榮，免除一向的醜惡和侮辱。

白蛇 （俯首遵命）

法海 你既要做人，你要做怎樣的人？

白蛇 （答語並扭轉身子做嬌態）

法海 你向來一身潔白，你願意變成個美貌的女子，是不是？但千萬切記不但要做一個美人，還要做一個好人。世界上說最毒女人心，你可切記莫犯！哦哦，你要做一個女人……

（至此法海忽有所思，神情遽變）噲噲，不好，不好，你不要做女人吧！女人最難做，

女人的難處最多！

〔靜默一會。白蛇青蛇商量片刻。〕

〔白蛇繼續發表意見。〕

法海（歎息）也罷，你既然一定要做人，就預備著嘗試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。你就去

做女人吧。世界上一切的情緒，一切的歡樂，一切的痛苦，祇有女人最嘗得透！

但是，最後我叮囑你一語：做人不是容易，學做人更不容易。你應當預備犧牲，你應當接受痛苦。但是，不要怨恨，勇往地做人去吧！

〔雷聲起處，山林變成黑暗世界。未幾，雨過天青，茅蓬裏一白衣女郎一青衣女郎伏地叩首，但和尚已不知去向。二女郎抬頭看時，不見禪師，四顧茫茫，若有所失。〕

（幕落）

第一幕 廟會

（一個大寺院裏的一座觀音殿上，一邊供着送子觀音。靠外擺着一個拆字算命攤頭。一個似道非道似僧非僧頭戴金箍自號金山半仙的坐着打瞌睡。忽來一個少年，向半仙呆看了一會，又走前至送子觀音前出神了一會，然後回到半仙跟前，將半仙推醒。好容易半仙醒來了。原來這半仙却便是法海改扮，若有不信，一聽下面說話口音便知。少年是誰，他自己會報名上來，却便是許仙。）

白

許仙 請問這位可是金山半仙？

娘

半仙 （指招牌）名為半仙，却是不折不扣的山人。

娘

許仙 請問可能爲我解一難題？

半仙 你請看（指招牌），山人最會解人難題（便一連串說下去）待山人信口占來，便可求財得財，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豈非是一切難題都解決了麼？

許仙 鄙人亦不求財，亦不求子……

〔停頓〕

半仙 且慢，請教「鄙人」是誰？

許仙 賤姓許，單名一個仙字。

半仙 雅號可是不折不扣的山人？

許仙 山人在上，弟子不敢如此稱呼。

半仙 罷了。你既知禮，你的難題也就不難解決了。

〔正談至此，兩小流氓由內上〕

甲 我們快去找伙計們去。那一對女人太嫵媚呢！

乙 正是，一個一身白，一個一身青，看他們卻不過是鄉下上城的小姑娘，我們正可……

甲 你准知道沒有男人在一起麼？

乙 包在我身上，沒有。我們且叫伙計們來圍他們一圍再說。

〔甲乙下，許仙聽甲乙談話，心神不定，半仙假瞌睡去了。〕

許仙 半仙山人，請醒來。

半仙 山人禁不起人聲嘈雜，只得打坐一回却非睡覺。

許仙 剛纔請教未蒙說出還請指點。

半仙 說也容易，踏破鐵鞋無處覓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我看你連草鞋都不必買，不要說鐵

鞋了，哈哈。

許仙 （被半仙一聲哈哈，倒呆了）請問在那一方？何年何月何日可以完成？

半仙 （細算）噯呀，不好，恐怕就在當時此地。

許仙 怎樣叫當時此地，怎樣山人吃驚？莫非有何不利？

半仙 那也是前生註定（眉頭一皺，計上心頭）這個非詳細推算不可，待山人到間壁去拿祕傳的仙冊來，便知分曉。（說罷去金籙法衣立起身來便走，走至門口時，回首向許仙囑說）請你在這裏等一等。

〔半仙已去，許仙無法，只得坐下。坐着無聊，便取法衣穿着玩，穿好又戴金籙。穿戴好坐在拆字台上，裝出神氣不覺暗自好笑。〕

〔甲乙率一小羣流氓由外湧來〕

甲 快跟我來。別讓那兩個標緻姑娘跑了。

乙 我要搶，就搶白姑娘，白姑娘纔標緻呢！

衆 大家快來，齊動手。

〔衆向內去，許仙聽說標緻姑娘心神不定，一半爲着急要去看一看，一半或者也爲

白姑娘着急。但一看自己怪形怪状，一个拆字攤頭，只得心中着急，無從擺脫。許仙眼巴巴向衆人去處望着。兩個妙齡女郎由外入，一個一身白一個一身青，果然清緩。）

白 你看觀音殿却在這裏。

青 我們剛纔走錯了路，幸虧出門時我問了信，否則豈非錯過了。

白 小青不要多說，快快點香燭吧。

青 姑娘，（指拆字台）你走得累了，我點香燭，你在這裏坐一坐。（向許）拆字先生，對不起，我們姑娘借坐一坐。

〔許一見二位美女，知是衆人所說，驚愕不言。〕

青 先生，不要呆氣，情坐坐不要緊的。少不得姑娘燒了香還請你占個卦呢。

〔許方略悟，請白姑娘坐。小青放心點香燭去。白遙對觀音瞻仰，目不視許。許偏促不

安，屢次要說話，又不敢開口，忽想得一妙法。

姑娘這裏燒了香再占求子卦，最靈不過。山人善于推算，包可以算出何年何月何

日？公子還是千金？

青 （逢巧點好香燭走來）呸，要你瞎說做什麼？我們姑娘還沒出閣，要什麼公子千

金？

許 （陪笑）那也快的。先占丈夫卦，再占子息卦好了。

（白不顧，自去叩頭燒香，小青坐在拆字攤頭。許仙知係侍婢，遂用計挑動。）

許 青姑娘，山人善於相面，看你如此相貌將來必有出色丈夫。

青 （有興趣了）先生你若真正靈驗，你倒占一卦看。

許 這個不用占卦，只要相信山人，山人一相便可說出。（假做相面狀）很好，很好，不

是山人瞎說，姑娘命中註定的丈夫恐怕會同女主人公的丈夫一樣好。

青 姑娘是主我是婢，怎能一樣比。

許 這個便是命中的福運。

青 先生，先生，你倒說說看，那年那月那日。

許 （笑說）這也好算，（假作推算）比你女主人冬只差得一個月零三日。

青 是早還是晚？

許 是晚一個月零三日。

青 那也很好。姑娘是主我是婢，我服侍了姑娘出閣我再……

〔說時白姑娘已走來聽見〕

白 小青你在這裏嘻嘻嘻嘻說什麼？

青 姑娘，請不要動氣，這位算命先生說我也快有一個好丈夫了。

白 胡說。女孩兒家也不害羞，說這個！